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十節

且說千里追風仙童華龍與孟金龍，他二人是第二撥來的，他將金龍拴在樹上，告訴金龍不許到別處去，有事好來招呼，童華龍遂直奔翠竹嶺大寨而來。來到大寨打算探聽消息，想法子盜蓋溫升的瘟黃藥，正往大寨來的時候，遇見蓋溫升帶領嘍卒寨主出了聚義廳。童華龍不知何事，在後面跟隨，比及蓋溫升捉住眾人，童華龍在樹林之內看得明明白白。自知瘟黃鍾厲害，未敢出來動手。復又跟隨回歸聚義廳，見將黃三太等五人放在聚義廳西配廳前，蓋溫升與眾寨主歸聚義廳議事。童華龍從西配廳竊聽，蓋溫升洋洋得意，坐於正當中金交椅上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幾個毛孩子也來探翠竹嶺，可惜老勝英今夜未來，不該咱們爺們露全臉。若將老兒勝英捉住，明日送往老寨主白玉祥的面前，你我父子親戚賓朋，該露多大的臉啊！」蓋溫升未曾住口，就見旁邊站起一個賊寇，年在二十來往的歲數。身上穿著青絹綢的小衣服，青緞色的大氅，燕雲快靴，頭上帶六楞抽口壯帽，正當一朵海棠花。掃帚眉，三角眼通鼻樑，翻鼻孔，四字口，白素素的一張臉面。背後斜插一口單刀，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老寨主你且莫歡喜，小姪男有一句話要講在你的面前，你捉這一干人是以何物取勝？」蓋溫升說道：「憑老夫這對瘟黃鍾，就是大陸金仙，也難逃老夫之手。」此賊說道：「你的瘟黃鍾一連氣可以拿多少人呢？」蓋溫升說道：「若一鍾一個，准能拿七八個人。然後再重新裝藥。」此賊說道：「你現在拿住了五個，倘若再來十個人呢？打上仗人家還能等候你重新裝藥嗎？」老賊一聽，微然一笑說道：「不是賢姪提醒，我真把這件事疏忽了。這個鍾有日子不用啦，最後拿那個小兒，我打鍾的時候，裡面的藥就不甚多了。」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玉福何在？」玉福乃是蓋溫升的乾兒，年方十七八歲，忙在旁邊答道：「老寨主有何吩咐？」蓋溫升說道：「你到後宅，告訴你乾媽趕緊配一料藥，老夫有緊急之用。」婦人叫殷鳳云。她剛配好藥，忽然院上起火，她連忙出來。

娘家世傳專研究偷，方才聚義廳中發言的少年就是他兄弟殷士興。婦人對於綠林道之事俱都明白，回頭一看屋裡燈光已滅，口中說道：「丫頭你看看如何？屋中進去人啦！」列位，童華龍與金龍是第二撥來的，童華龍專為盜藥，金龍專為打仗，這是道爺派的。第二撥來了之後，道爺又派第三撥，賊魔歐陽天佐與勝三爺。童華龍要盜不了藥，便叫賊魔接續著盜藥。金龍要打不了，便叫勝三爺接續後援。童華龍進了裡間屋一看，那婦人配好的藥瓶子一個也沒有啦。童華龍心中暗想，這個娘們是久經大敵之人，必然是把藥瓶收起來啦。剛要往外逃走，就聽外面婦人說話，童華龍聞聽非常著急，婦人不進屋，必在外面堵住窗戶門，要往外走，非被婦人暗算不可。童華龍藥也未曾盜著，房子也出不去啦，急得一腦袋汗往下直流。正在此時，就見後窗戶自己起來啦，起來有一尺多高，又放下啦。童華龍一進屋燈光就沒有啦，並未留神有後窗戶。這一看見後窗戶自起，童華龍就明白了，由後窗戶縱出，躡房越脊，直奔前面聚義廳而來。殷鳳雲在外面聽後窗戶克哧一聲，就知道人已逃走。

叫丫頭先進屋點燈，一看什麼對象也不短少，單單丟了熏藥、解藥兩個瓶子。婦人正在著急之際，就聽前寨大亂，一片喊殺之聲。早有嘍卒來到後寨報告，前寨老寨主與鏢行的人打上啦，問少奶奶瘟黃藥配了沒有？這時，童華龍出了後寨，直奔前寨，仍奔西配廳而來，站在西配廳房上往下一看，有嘍卒抬著黃三太往大木盆裡一放，原來是殷士興的主意，向老寨主諫言：「鏢行的能人太多，倘若明天往大寨送時，半路被人搶去如何是好？若依小姪愚意，莫如將這五個小卒俱都宰了，割下首級再往大寨送，萬無一失。」蓋溫升一聽，甚為有理。遂吩咐嘍卒，將西廊簷下五個人俱都割下首級。嘍卒們遂預備大木盆，放在西廊下，先把黃三太搭到木盆之內。黃三太此時如同死人一般，人事不知。有一個嘍卒姓宋名叫宋明，拿起匕首照定三太哽嚥咽喉刺去。就聽咕哧一聲紅光崩現，嘍卒們往聚義廳便跑，原來是童華龍在西配廳上照定殺三太的那個宋明，一弩打去，正中哽嚥咽喉。緊跟著縱下西配廳，手中一對日月龍鳳筆，見麓嘍卒便紮。嘍卒往聚義廳中就跑。老寨主蓋溫升聞聽，勃然大怒，走出聚義廳，與童華龍動手，雙鋼照著童華龍搜頭蓋頂便砸。童華龍往旁邊一閃，雙筆直戳蓋溫升手腕。要論華龍的武學，實在不弱，可是力氣不敵，工夫一大，容蓋溫升縱出圈子外，必然難逃瘟黃鍾之苦。童華龍雙筆上下翻飛，戰了十餘回合，蓋溫升尚未能向圈外縱去，但是童華龍此時氣力已然不支。

正在危急之時，就聽聚義廳上一聲痰嗽：「華龍不要著急，老夫勝英來也。」華龍虛點一筆，縱出圈子外。蓋溫升舉目觀看勝英，勝三爺頭戴鴨尾巾，身穿英雄氅，一派的正氣，真是先聲奪人。就聽眾賊一陣大亂，口中喊道：「勝英來啦！勝英來啦！」蓋溫升喝道：「眾位寨主不要自亂，我特為戰勝英。」

勝三爺腳踏實地，後面蠻子叫道：「三哥。」勝三爺一回頭，蠻子一揚手，照著勝三爺面上一吹，勝三爺就覺著麻木涼香。

勝三爺心中明白，這必然是解藥。此時蓋溫升約束住了眾寨主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寨主要知時務，速將翠竹嶺讓與勝某，以免殺人流血。」蓋溫升說道：「勝英你不要以大言欺人，讓給你翠竹嶺卻也不難，我看看你的學業如何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勝英年衰力弱，手遲眼慢，還有什麼武學？對於九龍山之事，實不得已耳。」蓋溫升說道：「勝英你不用邀買人心！看鋼吧。」雙鋼直奔勝英而來，紮胸前，掛兩肋。勝三爺握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，只一個照面，蓋溫升虛晃一鋼，往外便縱。勝三爺向上便欺，蓋溫升將右手的鋼交於左手，右手的瘟黃鍾照定把上叭的一聲，一股青煙，直奔勝三爺面門而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勝三爺的刀已到蓋溫升的脖項，勝三爺見蓋溫升鬚髮蒼白，不忍加害，魚鱗紫金刀往上一抬將頭巾、壯帽俱都削落，頭皮上微受傷痕。老賊羞惱成怒，手中雙鋼一搖，叫道：「眾位寨主一擁齊上。」眾賊正與勝三爺廝殺，黃三太奪了嘍卒的兵刃，要幫助勝三爺動手。勝三爺擺手說道：「你們只管觀看，不許亂動！老夫獨戰群賊。」賊人的兵刃往勝三爺跟前遞，早被勝三爺將兵刃磕飛。一霎時嘍兵帶傷的帶傷，倒下的倒下。前面的受了傷，後面的便逃之乎也。只有蓋溫升戀戰不走，兩支鋼上取勝三爺的面門，下取勝三爺的小腹。勝英腳尖滑地閃開了雙鋼，魚鱗紫金刀尖朝下刃朝左向裡一推，奔老賊右腕截來。

老賊欲要躲閃，焉得能夠？魚鱗紫金刀將手腕，勝三爺停刀不前，底下一腳照定老賊的臀部兜來，口中說道：「蓋溫升逃命去吧！」就聽咕咚一聲，栽倒塵埃。眾嘍卒剛要上前搭救，勝三爺已退後去了。此時就見後寨火光冲天，照得通天紅。老賊爬將起來，拾起那雙金鋼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天滅我也！獨門絕藝不適用了。此山已難保守，且奔竹筏去歸總寨吧。」眾嘍卒聞聽此言，猶如喪家之犬一般，齊奔北山口水面竹筏而逃。

此時火光燭天，工夫不大，把個四十餘年的山寨，化為灰燼。

黃三太等由前寨聚義廳找著自己的傢伙。金頭虎賈明要放火焚燒聚義廳，大蠻子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你把聚義廳燒了，咱們在何處存身？這條道路乃是咽喉之路，咱們必須守住，斷絕賊人的歸路。」此時張玉龍也趕到聚義廳，蕭銀龍交了藤子蛇。

蠻子與銀龍看完了山勢，叫眾人搬運石頭，把進山的要路口堵塞，將石頭碼起來有一丈多高。大蠻子、孟金龍、張玉龍、賈明四人把守三峰山翠竹嶺。

勝三爺與黃三太等回歸菊花村，在王宅吃飯飲酒。響啞仙師說道：「眾位有好戰的預備廝殺吧！這回必有一場血戰，必須將著勁的人由翠竹嶺調回來。」此時忽有家人回報：「院衙門守備李大老爺，千總王大老爺，帶領五百兵卒前來，要見勝三爺。」勝三爺聞聽不勝之喜，遂迎接出來。把李、王二位老爺讓到東跨院上房屋中，備言得了三峰山翠竹嶺之事，此地險要非常，鏢行人少不能把守，請二位老爺率隊前往換回孟金龍等，以備與九龍山打仗。王、李二位當時辭別勝三爺，蕭銀龍為引路之人，五六十里地之遙，天至定更來天，已到三峰山翠竹嶺。大蠻子與孟金龍及蕭銀龍等星夜趕回菊花村。一夜無書，第二日晌午之時，有王宅的家人到東跨院回稟：「勝老達官爺，外面來了一位少年，身穿素服，布名帖一封，面遞勝老達官本人，此人自稱是九龍山的寨主，姓白名俊字德華。」勝三爺一聽，遂說道：「有請。」派蕭銀龍、屠士遠、黃三太等出去迎接。勝三爺親自迎到跨院門首，進了東跨院奔北上房。勝三爺讓白少寨主至上房屋上首落座，讓之再再，白俊遂在上首落座。

張玉龍、南俠老王靈、羅文三人俱都躲避，從人獻上茶來。茶罷擱盞，玉麒麟白俊取出請帖，雙手托著遞與勝三爺，口中說道：「家嚴派晚生前來下帖。」勝三爺接帖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謹擇九月十七日恭候台駕光臨，白玉祥頓首百拜。白俊又說道：「家嚴命晚生上達明公，敝山在十二道鋼鐵關外紮駐水師連營，請你明天赴會。開戰之事，老明公與家父當面議之，家嚴在水師連營，明日準備水酒薄酌，老明公明日赴會，只帶從人一二名足矣。家父決無歹意。」勝三爺手捻銀髯說道：「吾獨自前去亦可，明天至晌午勝英必到水師連營拜望，至午刻如其不到，那就算勝英失信於天下賓朋。」至此，勝三爺吩咐：「預備酒席，吾與二少寨主痛飲一番。」美英雄白俊站起身形，控背躬身，口中說道：「多承明公盛情，家嚴與眾寨主立候回音，不敢久延，晚生就此告辭。」勝三爺率眾相送到家跨院門首。蕭銀龍與黃三太送出大門，拜別而走。白俊走後，眾人俱都羨慕，身不帶寸鐵，談笑自若，真稱得起將門虎子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常言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。明天你去的話，當時也不當應允白少寨主，你應當與大眾商議商議。白家父子固無歹意，恐群小作亂，不能不提防。石施主可願與你勝三哥一同前往吧？」石俊山站起身軀說道：「道兄，我甘心願意。我與勝三哥前往，哪怕白玉祥萬馬千軍，有我石俊山三寸氣在，勝三哥可以高枕無憂。」

十六日一夜無書，十七日清晨早起，大眾用完了酒飯，石俊山借本宅老家人一身衣服，青布的隨風倒，青布大氅，青布舊靴子，把領下銀髯一揉弄，用毒龍懷杖當拐棍，扮好了之後，當著大眾走了一遭，晃晃悠悠，連咳嗽帶喘。眾位英雄一看，活像一個老家人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石施主能將眾位的眼光瞞住，大概九龍山的人，決不能看露了。」石翁說道：「逢場作戲，三哥到那裡就呼我為勝忠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如此屈尊賢弟了。」石翁說道：「逢場作戲，有何不可？」二老者將要起身之際，賈七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我應當同勝三哥前往，怎奈九龍山的人，認識我的人太多，所以我不能前去。今願將秋風落葉掃借與大哥一用。還有毒龍懷杖，近有秋風落葉掃。寶劍尺寸甚短，可以隱在身邊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石大爺下面是套褲，將寶劍插在套褲之內，用繃腿扎住。外有大氅遮蓋，此寶劍一尺餘長，藏在套褲之內，劍把在膝蓋外，劍匣用繃腿纏住，外面一點兒也看不見。」弟兄二人一前一後，出了王宅。大眾送出門外。勝三爺與石翁弟兄二人走後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，自家父子決無他意，怕的是九龍山群小有機，君子防未然。留下兩位看家，等勝施主的船走後，你我大家隨後坐船追下去，以防不測。倘有風聲草動，他們二位打裡面往外殺，咱們大眾從外面往裡殺。」單說勝三爺與石翁來到九龍山河坡，船家問：「勝三爺你上哪裡去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今天我要與家人探一探九龍山。」主僕二人上船，二十餘里水面。船離水師營切近，勝三爺捻髯觀看，只見旌旗招展，繡帶飄揚，蜈蚣旗亂擺，皂蓋旗亂翻。旌旗蔽住大小戰船。看得見船桅，看不見船身，大小船桅亞賽高粱地一般。當中有一桿船桅，比別的高有丈許，船桅上面青龍旗飄擺，上面斗大一個白字；南面船桅上一面大旗是十海島曹；水師營北船桅上青龍旗，上書蓮花湖韓。勝三爺正在觀看，就聽水師營鼓響如雷，聲借水音，響成一片。水師營座東朝西，每面十桿門旗，門旗開處，勝三爺往裡一看，乃是九宮八卦連環陣。此陣勝者有進路，敗者有退路，左右有接應躲閃之門。十三層船列於北，十三層船列於南，寨主嘍卒各擎軍刃，真稱得刀槍如麥穗，劍戟似麻林。

老兄弟二人一前一後，看罷多時，暗歎白玉祥實有帥才。正在觀看之際，打水師營撞出一隻飛豹舟，四個水手，年青力壯，搖定花裝檣，飛豹舟船隻不大，黃澄澄光奪目。船頭上站立二位英雄，左是白義，右是白俊，二位少寨主衣帽整齊，白義是一身藍，白俊是一身灰。飛豹舟行動急快，船頭趕動浪頭，一片白花相似。勝三爺船上的兩個駛船的顏色更變，口中說道：「勝三爺，我們家中都有妻兒老少。這只船要撞在飛豹舟上，就得人船俱碎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船家不要驚惶，我們兩下和好了，白寨主請我來的。」石翁在背後視飛豹舟如無物，飛豹舟來到切近，白氏弟兄一看勝三爺這只船上，兩個水手，一名老家人手拄拐杖，二少寨主低聲叫道：「水手，咱們這只船，離勝老達官的船三四尺遠便停住。」四個水手俱都是手明眼亮之人，也要賣一手漂亮。船距勝三爺的船切近，將錨下於水中，飛豹舟當時打住。二位少寨主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言而有信，真令人佩服。家嚴派我弟兄前來迎接。」水師連營有攔江鎖、混江輪，你的小船不得入內，請上飛豹舟吧。」勝三爺一提大氅由小船頭往大船上便縱。勝三爺回頭叫道：「勝忠隨我來。」石俊山晃晃悠悠，哈著腰，咳嗽喘息，拄著毒龍懷杖往飛豹舟上便縱，縱到飛豹舟上，假裝立不穩，口稱：「老主公，小人身體遲慢了，幾乎落在水中。」二少寨主由兜囊中取出令字旗一展，叫水手起錨回水師營，船一掉頭，勝三爺與石翁一前一後，站在船頭，二位少寨主俱都站在船後，大少寨主低聲說道：「兄弟你看這位老家人，還真縱過來啦，然而幾乎落於水中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這樣宴會焉能帶家人前來呢？我看此老藝業不俗，不在勝三爺之下。他那手工夫叫蜜蜂戲花蕊，搖搖擺擺。」哥倆說話的功夫，飛豹舟已進水師營，兩邊嘍卒寨主各擎刀槍劍戟，大氣兒都不喘，一語全無。飛豹舟離大龍舟切近，白翁垂手站在船上，捻定銀髯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真信士也。」此刻剛到辰時，勝老明公即到了。吩咐嘍卒搭跳板伺候。列位，飛豹舟矮，大龍舟高，三尺寬的跳板，三四丈來長，跳板一頭搭飛豹舟上，一頭搭在大龍舟上。白翁說道：「勝老明公請上船來。」大少寨主在頭前帶路，勝三爺在大少寨主之後，石俊山之後是二少寨主白俊，石俊山說道：「主人公，這麼長的跳，顛顛巍巍的，老奴我手眼皆遲。」白二少爺說道：「我在後面扶持著你。」此時勝三爺已然走上大龍舟，白翁命在大龍舟上調擺桌案，大龍舟地勢寬闊，桌案俱都是南繡的圍靠，繡的是團花朵朵。白翁抱拳當胸說道：「明公請上座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寨主太謙了。」讓之再三，勝三爺坐於賓位，白翁坐於主位。落座之後，自有嘍卒獻過香茶，石俊山站在勝三爺背後，老英雄晃晃悠悠，二目注視眾人。二位少寨主俱都站於白翁背後，石翁護住勝三爺時刻不離左右。

勝三爺端起茶來，聞著異味清香，喝著茶聽背後有人咳嗽，回頭一看正是石翁，九龍山六七千人都鴉雀無聲。勝三爺叫道：「勝忠，你可拜見老寨主。」石翁聞聽，放下毒龍杖，晃晃悠悠奔白翁面前而來，提大氅磕膝點船板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寨主在上，老奴勝忠拜見老寨主爺。」白翁說道：「這大年紀還跟隨主人？真不容易。」石翁說道：「老奴與我家人走過幾年鏢，山南海北跟隨我家人，時刻不離，已二三十年啦。老奴久而久之，殘廢啦。我家人憐恤老奴，故仍跟隨。」白二少寨主一攬石翁說道：「老人家少禮吧。」石翁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。」白翁說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，鳥隨鸞鳳飛騰遠，人伴賢良品自高，老管家雞群鶴立，必是高明。」白玉祥說至此，叫道：「白俊，你給老管家取二十兩銀子，留老管家買包茶葉喝。」

當時二少寨主下艙，取了一包銀子，遞與石翁。石翁伸手接銀子，請安謝過老寨主，晃晃悠悠走到勝三爺背後一站。此時有嘍卒將茶撤去，擺上上等的筵席，無非是燕窩翅子，雞鴨魚肉，山珍海味之類。二老者飲酒中間，勝三爺看白玉祥恰如帶兵的元帥，白玉祥看勝三爺，那大年紀神光飽滿，二位互起了敬愛之心。二位在酒席之間，談古論今，講了些文韜武略，攻殺戰守，及武學中的奧義，歷代聖賢軼事，當今的人物，白翁問，勝爺答，真是問一答十，對答如流，滔滔不斷。二老者愈說愈親熱，真有相見恨晚之意。不是小人從中蠱惑，二老者在酒席宴前，不難化干戈為玉帛，可恨為群小所慫恿，所以不能言歸於好，以致後來一座銅城鐵壁的九龍山，卒為勝三爺所破，數十年積蓄，焚燒殆盡，閒言不表。

勝三爺說道：「酒過千盅，終是一醉，勝英有不情之請，前者勝英由十海島中九死一生盜出黃金印，此印未失，非但勝英之幸，亦是老寨主之幸。老寨主乃明末武魁，當然不能與流俗同污，天作孽猶可違，人作孽不可活，非我勝某饒舌，皆因盜印之人狀告勝英，株連九龍山，勝英與九龍山和老寨主何仇何恨？騎虎難下，事實所迫。俗語雲，『豁出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打。』此言若出於無學無才之口則可，若出於達人之口，則不可。望老寨主不念舊惡，交出盜印之人，勝英完了官司，大恩大德沒齒不忘，勝英決不敢以血氣之勇，藐視老寨主！老寨主幸三思之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勝老明公所說俱是金玉之言，玉祥敢不銘佩，但是事已至此，破產傾家，數運使然，九龍山嘍卒寨主死傷三百餘位，哭夫泣子，數日以來不絕於耳，人非草木，誰不心酸？我就這樣將盜印之人交出，何以對死去的嘍卒寨主？我請明公，非為別事，明日你我水師營中決戰，明公人少，玉祥人多，單打獨鬥，不能以多為勝，言而有信，如若以多為勝，白某誓不為人！老明公單身直人，菊花村中之人必不放心，請老明公即刻回村。我怎樣請的你，我怎樣送你。」

語至此，遂叫二子：「送老明公出水師營，如有攔阻勝老明公者，當時按山法處治。」勝三爺聞聽，知不可以言語了結，遂站

起身形說道：「明日午刻，勝英必到貴營，言而有信。」白玉祥抱拳說道：「怨玉祥不能遠送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寨主留步。」勝三爺在前，石爺在後，二位少寨主在後相送。白俊懷抱「令」字旗，四人齊上飛豹舟，出了水師營。勝三爺原來的小船仍在原處等候，此時離小船有一丈五六，下底錨打住飛豹舟，勝三爺的小船在東面下錨。白俊說道：「勝老明公請下船吧。」勝三爺一看離小船還有一丈五六呢，他就叫勝三爺下船，這孩子真叫聰明之中透著壞。勝三爺丹田一提氣，腳尖一點船板，縱上小船。石爺一提大斃，也不喘了，也不咳嗽了，說了一句：「二位少寨主明天再見。」腳尖一點船板，縱上小船，猶如一團棉花落在小船上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哥哥你看看，有這樣的家人，就這一縱，九龍山能行的就少。」勝三爺面對二位少寨主道了請字。船頭掉動，遂往東而去。走出去有二里之遙，有一隻船由北往南而來，其行甚快，南邊有一隻往北面而來，兩隻船相近，兩船上的水手以篙點船頭，並在一處，將勝三爺小船的去路擋住，由大艙中縱出三個人來，穿青掛皂，每人手中一口三尖兩刃刀，雄赳赳氣昂昂，高聲喊道：「勝英，你往哪裡逃？老寨主不傷你，現有曹氏三杰，豈肯饒老兒的性命？要與我叔父二老寨主報仇！」此時勝三爺的船離這兩隻船也就在四五丈遠，兩個駛船的水手擔驚害怕，早將船打住。勝三爺一看是曹氏三杰，甩大斃要鬥。石爺說道：「勝三哥你作甚？殺雞焉用宰牛刀！小小毛賊，何足道哉？」說罷，抽毒龍懷杖往船乾上一戳，一伸手將劍督嗆啞啞一按，一道寒光，亮出無價寶秋風落葉掃，叫船家撐船奔曹氏三杰的船。船家膽小不敢駛船前進。列位，船家是曹氏三杰的救命星，要將船撐至曹氏三杰的船邊，石爺跳上去，便削瓜切菜的一般，就都給切了。船家不敢駛船前進，石爺頓足說道：「開船，都有我呢。」船家說道：「有你就沒有我們了。」仍是不往前開船，正在此時，由西北來一隻飛豹舟，船頭上站著二位少寨主，令字旗一展，叫道：「曹氏弟兄敢不遵山令嗎？還不去？」曹氏三杰一看，面上的顏色更變，將船分頭開去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曹氏弟兄不遵山令，我家嚴有言，將你請回，叫他三人當著明公之面，插箭游營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已出水師，些微小事，豈能再回？望二位少寨主替勝英回明老寨主，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曹氏三杰為叔報仇有何不可？不必以山令治罪，告訴三位曹少寨主，明天把刀磨快快的，只要有本事，何難報仇？」語畢，抱拳道謝，白氏弟兄回水師營去了。勝三爺小船走出一里多地，聾啞仙師率眾接應已然等候多時，在大江之中見了面，遂將兩路船並在一處，共四隻船往東河坡而來。

來到東河坡，眾英雄棄舟登岸。

回到菊花村。派人購買吃食、對象、煤米、柴炭、茶葉、點心等一切應用對象。大眾在東跨院房屋中，勝三爺備談曹氏三杰劫殺之事，白家父子怎樣人物，大家吃著晚飯相議，彼眾我寡，白玉祥雖說單打獨鬥，恐群小從中破壞。諸葛道人說道：「明天我們大家都去，勝三爺是領袖，居於第一隻船上中位，九頭獅子孟凱、震三江蕭杰，叫他們二位在左邊；右邊南俠王靈、紅蓮羅漢弼昆長老兩位道人和火德真君孔華陽，聾啞仙師諸葛山真；最後三位矮爺，登山豹子楊義臣，鑽雲太保賈斌久，震三山夏侯商元，這是第一隻船上的人。第二隻船上，羅興龍、張玉龍、葉承龍、孟金龍、鐵飛龍、高俊龍、蕭銀龍、玉面小白龍方俊仁、混江龍於藍、千里追風仙童華龍；此時羅興龍與張玉龍二人避在當中。第三隻船上，鎮九江屠黎、黃三太等。」

共合去了六隻船，有本領的主要人物俱都在前三隻船上，武學稍微差一點的在後三隻船上。」當晚將一切議好，第二日大眾起身，到了江沿按秩序上船，直奔九龍山水師營而來。相隔不遠，只見水師營門旗開處，十二桿大旗列於北，十二桿大旗列於南，就見大龍舟出了水師營，水八寨的船列於南，旱八寨的船列於北，中平八寨的船列於大龍舟之後。白玉祥在船頭上一抱拳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真信實人也。」語畢，令字旗三層，南面兩隻船，北面兩隻船，每船上八個水手，這四隻船並在一處，橫在大龍舟與勝三爺六隻船的當中，錨鍊鎖鉤環套著，再用彈繩纏住，水手打開船艙，取出紅油漆的欄杆，有二尺多高，六尺多長一塊，船上有卡口，將欄杆俱穩好，又來了三四隻小船，將這四隻大船下了底錨，每一個底錨都有七八百斤，無論起多大的風，船也不能晃搖。然後大船上的東西，俱都運到小船之上，開回水師營。勝三爺的眾賓朋友列於東，九龍山水師營列於西，兩陣對圓。勝三爺共合是六隻船，連水手都算上不到百人；白玉祥水師連營，大小戰船有三五百隻，嘍卒寨主約有五七千名。白寨主在大船上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今天決戰，強存弱亡，就在這一舉，練十年八年武學的人，不要臨敵，刀槍無眼，何必白白送了性命？」說畢，將令字旗交於少寨主白俊之手，遂說道：「有違山規者，無親無疏，當時殺之。」白玉祥甩大斃，問了問十二隻月牙鏢，復又說道：「看傢伙伺候。」兩個小童，橫抬著紫金鏢，單腿點地，遞與白爺，白爺接過了雙鏢，往兩下一分，叫小船送上戰船。勝三爺一看，不由得一怔，萬沒想到主帥先臨敵。勝三爺當時打發人告訴最後小船上的人，將小船騰出一隻來，預備迎戰。小船離勝三爺這隻船不遠時，勝三爺問了問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。旁邊的道爺叫道：「王大哥您還能看熱鬧麼？他們兩個人要動上手，有句俗言，二虎相鬥必有一傷。」王靈這才叫道：「勝三弟且慢！貧僧先上一場。」語畢，縱上送戰的小船，命水手開船。此時白爺在大戰船上，分雙鏢觀看，小船上送來了一位陀頭老和尚，頭上月牙鑲鐵鏢錚亮，發髻雪白，飄灑兩肩頭，頷下一部銀髯，根根透肉，背後背著一對兵刃，好似護手鉤，可是雙月牙兒？

白爺當時未看清楚。王靈的小船已到東船乾，老陀頭一飄身越過欄杆。白爺一看，王靈由東往西而來，二位相距不遠，王靈打問訊，口中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賢弟一向可好？」白爺問道：「老當家的何如人也？」王靈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自己弟兄都不認識了？我乃王靈是也。」白玉祥聞聽，口中唔啞了一聲，風翅紫金鏢插在船板上，遂說道：「老哥哥受小弟一拜。」提腰圍子跪倒身形。南俠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「二十餘年未見賢弟，賢弟老得這般光景了。」白爺說道：「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消磨斬將刀。老恩兄到此何干？」王靈口念「阿彌陀佛」，說道：「賢弟你與愚兄八拜結交，子川亦與愚兄有金蘭之好，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你們二位受人蠱惑，如今弄得騎虎不下。」

貧僧不知則可，既知之，焉能袖手旁觀？勝英是當時的英雄，賢弟乃文武奇才。我今前來所為排解此事，到如今盜印之人，已將雙足捐去，欽差大人的寶印已由九龍山海眼中撈出，盜印之人一到場打官司，破出殘廢之軀，可保賢弟無事，勝英捨命交友屈己從人，賢弟若獻出盜印之人，叫勝英給你磕頭賠禮。

院署公廳盜印之事，決無賢弟之糾葛。勝英雖是保鏢的，欽差大人派他為此案原辦，當然也能從中為弟斡旋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你我弟兄乃是金蘭之好，見面之時我給兄長磕頭。金磚厚，玉瓦薄，我乃山中之寇。勝英有官面的勢力，老恩兄您要叫勝英辦我，又有何難？」語畢，把雙手往自己背後一背，叫道：「老恩兄你就捆吧。」王靈聞聽，向後倒退，叫道：「賢弟，貧僧所為調處，你這算何意呢？」白玉祥說道：「這是拜兄弟的大義，您要不把我捆上，我與勝英的事，兄長一字別提。兄長你賣了我的水洞石門，我聽說有陀頭和尚王靈，我始終不信，莫說您是我盟兄，就是我父親由白家祖墳裡出來，也了不了這件事。您要是願與勝某出力，動手我奉陪，我認識兄長，這對鳳翅鏢可不認識兄長。兄長就此請吧。」王靈說道：「賢弟你與為兄一個場面，為兄好下船啊。」白爺說道：「沒有場面，您要與勝英出力，動手就是場面。」說著話，提鳳翅鏢說道：「我要得罪。」王靈說道：「你要怎樣？愚兄八十餘歲了。」白爺惡狠狠往王靈胸前便紮，王靈一退身，甩雙鏢奔頭上便砸，王靈再一閃身，雙鏢雙鋒貫耳。王靈縮頸藏頭，叫道：「玉祥且慢動手！」伸右手撤出肩頭的跨虎籃，左手提藍布僧袍，割下去有一尺來寬，二尺來長，將僧袍擲於船上，左手再撤左肩的跨虎籃，往船上一划，口中說道：「咱們倆從此是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」二位眼看就是一場惡戰。這才是：屈己從人老勝英，戴罪立功迫國寶；恩怨糾葛仇結深，保鏢綠林兩股道。